

“你留下，或者她留下，这是别墅的要求。”

青子 著



诡墅惊魂

GUI SHU JINGHUN

玩藏猫猫时，



不一样的“暴风雪山庄”小说
比《闪灵》更恐怖，比《致命ID》更真实
校园悬疑小说领军人青子转型力作



诡墅惊魂

GUI SHU JINGHUN

青子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诡墅惊魂 / 青子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19-07755-9

I . ①诡… II . ①青…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05700 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梁凤华
责任编辑 梁凤华
封面设计 王 霞
责任校对 覃结玲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755-9/I · 1460
定 价 25.80 元

以上是学校“登山爱好者社团”的成员，打算利用寒假时间见识一下北疆雪山的风貌，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会用一周的时间徒步穿越克斯尔山脉，抵达位于新疆极北的阿勒泰地区，然后乘车返回乌市，各自回家过年。同车的另外几名学生是美术系的，目的是去克拉玛依市的纯天然牧场写生。

在克拉玛依市住了一宿，次日早晨，两队人马在旅馆门前分开，前往各自的目的地，登山队临行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美术系的蒋小亭临阵倒戈，站进了登山队伍之中。这一变化令队长曹睿有点不知所措。

“你什么登山设备都没有，怎么跟我们爬山，开玩笑。”曹睿挠着后脑勺问。

“没事，能共用的东西她跟我同用，不能共用的她一会儿去买，再说她也不上山顶去，那些专业用具她也用不上。”周雪站出来替蒋小亭回答，她俩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室友，正是她策划了蒋小亭的临阵“叛变”。

曹睿无奈，指着蒋小亭问其他几名成员，“你们都同意她加入？”

“我表示欢迎。”吴小四说。因为周雪的缘故，他跟蒋小亭尽管没有来往过，但一直都互相知道对方，况且他们俩都来自安徽的许由市，是名副其实的老乡，在这种事情上他当然挺她。“登山很辛苦，也有一定危险性，你得做

好心理准备。”他面带微笑地看着她，关照道。

“我晓得，其实……我对登山什么的没什么兴趣，我只想去深山里欣赏一下纯天然的风景，最好是雪景，画几幅画。所以到时你们玩你们的，把我一个留在营地写生就行。”

“嗯，这就没问题了。”吴小四转头向着曹睿，“那就带上她吧，反正都是玩。”

“说的是，路上正好可以陪陪某人，免得他一个人寂寞。”沈川拿腔拿调地说出这句话，眼睛一直望着小鸟依人般靠在自己怀中的周雪。吴小四知道，两人如此亲昵的举动是故意做给他看的，沈川的话也是说给他听的，这个垃圾男从一开始就在找他的麻烦，想各种法子刺激他。吴小四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绅士风度，更为了不让大伙觉得他们在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他对沈川的挑衅一直隐忍不发。当下听见他如此挑衅的言论，心里恨得要死，也只是故作姿态地笑笑，不予理睬。

反而曹睿有点不爽，他瞪了沈川一眼，抬手看了看腕表，说：“8点半了，大家少说废话，最后检查一遍自己的东西，没问题的话这就出发！”

约莫半个钟头后，一行七人出了小镇，走上一条冷冷清清的柏油公路，方向是正北。这是他们一早就设计好的

“你说谁重？”

“不不，你不重，我力气小，背不动你，大侠饶命。”

“少来，必须背！”邓芳芳一个箭步上前，抓住朱宇，强摁着他蹲下，骑在他背上。朱宇脸上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让女生们忍俊不禁，男生们则感到无聊至极，尤其是吴小四，自从与周雪分手，他一看到情侣嬉戏打闹的场面心里就别扭——不是嫉妒，而是恶心。这种心态已经持续一年多了，并未减轻。

作为室友的曹睿对吴小四很是了解，在一旁别有意味地朝他咧了咧嘴，吴小四没有理会。

沿着山谷走不多远，迎面出现一条小溪，溪水欢腾，发出悦耳的叮咚声。众人就在溪边坐下，休息了一阵，吃点东西，再往前赶路。山谷里风势较小，但大伙儿还是明显感到气候的变化——越来越冷，如同一下子从温带走入了寒带，两旁山坡上也开始出现薄薄的积雪，越往北走，山上的积雪就越厚，两个小时后，他们彻底走进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前面是雪山了，大家把眼镜戴好，小心得雪盲症。”曹睿一声令下，大家纷纷取出太阳镜戴上，蒋小亭本没打算登山，幸好出发前在周雪的提醒下，从路边小店随便买了一副大号墨镜，她刚戴上墨镜，沈川便扑哧笑了起来，“我靠，军统女特务！”

“滚！”蒋小亭放慢步子，远离沈川和周雪，与吴小四并排走在一起。

“这人不是玩意儿。”吴小四低声说道，“不过，他这句话还算有点道理，呵呵，你戴上这墨镜，看起来还真有点国际特工的味道。”

蒋小亭耸了耸肩，“有什么办法，那小店货那么少，这个算最好看的了。”

往前又走了一阵，周雪和邓芳芳相继抱怨走不动了，曹睿只好宣布就地休息片刻。

两边山峰上积雪皑皑，但山谷中间的小路上没有雪。大家就地在路边坐下，饶有兴致地欣赏雪山美景。但见山峰的最高处，白色的雪与大块的云朵融在一起，难分界线，乍看之下，整座山如同一道从天而降的白色屏障。“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雪山，”蒋小亭发表着感慨，“没想到这么壮观，怪不得每年冬天有那么多人到日本看富士山。”

吴小四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她的说法，“听曹睿说，这座山在这一带还只是小山，里头比这高，比这漂亮的山还多着呢，够你大饱眼福的。”

“是吗？那我可要多准备几张画纸。”蒋小亭仰望着雪山，满眼欢喜之色。

“对了老乡，我一直想问你，你跟蒋小楼……是不是

灾难发生那天，是队伍进入山谷的第三天，从 GPS 显示的位置来看，当时他们已深入山谷约五十公里。四周雪山环绕，一条小路沿着山谷向上，出山谷后，接入一条局部东西走向的公路。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不出三天，就可以到达此行的最后一站：伊犁河谷。

当时天色已经晚，在讨论中，大部分人同意在山谷住宿一晚，只有吴小四坚决反对。

“这里——”他用手指着山谷的出口方向，说，“整个山谷只有这么一个出口，坡度又这么大，万一……不是我乌鸦嘴啊，万一发生雪崩或别的什么意外情况，谷口完全封死，旁边几座山又都这么高，肯定过不去，老大们，到时咱们可就被困在这里头出不去了。”

“哪有这么多万一，来之前我刚查过天气预报，这一带山区半个月之内不会变天的。这山上雪又不厚，只要不下大雪绝不会发生雪崩，你玩登山的怎么这点常识都不懂？”朱宇颇有些轻蔑地说，他与沈川合得来，故对吴小四没什么好感。

吴小四还在坚持，“山里气候多变，万一真下一场大雪，引发雪崩，咱们到时飞都飞不出去。”

粮，两对情侣精神大好，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之后不知谁提议让沈川这个音乐系的才子唱歌，他也不推辞，和着手里两根火腿肠打的拍子，唱了一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沈川的歌声让吴小四感到惊讶，他实在想不通，一个毫无艺术内涵的人居然可以将这首偏重意境的歌唱得如此好听，难道是触景生情的缘故？

唱完之后，沈川耐不住兴奋，又掏出口琴，按着曲调吹了一遍。也许真是受环境影响，口琴发出的凄美婉转的声音令在场的众人无不感慨，一曲终了，好长时间没人开口说话。

吴小四偷偷看周雪，见她依偎在沈川肩头，脸色被篝火映得通红，他突然明白了一个尽管令他感到悲哀，但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周雪跟着沈川，比跟着自己开心。

在报名的时候，他还沾沾自喜地以为会有与周雪单独相处的机会，妄想跟她在一起找回默契，不料沈川看穿自己的“阴谋”，也报了名，于是变成自己被迫欣赏两人的爱情表演……如果不是怕被人看穿心思，在得知沈川报名之时他真想临阵退出。如今回想起来，很后悔自己当初没做出决定，被人笑话一时，总比一路上受这种精神折磨来得痛快点。

他默默低下头，目光落在手里的烧火棍上。

与擀面杖差不多粗细的烧火棍，如果用力敲在沈川头上，会是怎样一副让人爽到战栗的绝美画面？

吴小四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引来大伙注视。

天色晴朗，月光照在雪山上，反射出银白色的光，景色十分迷人。

吴小四独自坐在帐篷入口处的一个避风位置，一点也不觉得冷。在这静谧无声的夜晚，他的思绪翻飞。先前在火堆旁唱歌时产生的念头又浮了上来，这个念头实在太邪恶、太自私了，令他感到羞愧。虽然他只是随便想想，根本不可能真把烧火棍敲在沈川头上。

目前——起码是目前，周雪喜欢的是沈川，这是毫无疑问的，吴小四努力说服自己，如果真的喜欢她的话，应该为她找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感到高兴——虽然这男人在他看来除了会唱几句歌，别的一无是处。然而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相反，他很沮丧，然后又不受控制地琢磨起那个想了不下一万遍的问题：沈川究竟哪一点比我好？究竟哪一点？

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答案，他决定，无论如何要找机会当面问问周雪。自从分手后，他们还没有面对面说过话呢。

身后忽然响起一串脚步声，转头一看，是蒋小亭，吴小四有些惊讶，“你怎么出来了？”

“你心里不痛快？”

“哦，我有吗？”

蒋小亭笑着说：“我要是你，看到喜欢的人跟别人卿卿我我，心里也绝不会痛快的。”

吴小四不置可否，撇了撇嘴说：“你要是真的睡不着的话，咱就聊点别的吧。”

“行啊，”蒋小亭望着对面远处的雪山，过了一会儿，忽然说，“我想起一部好莱坞的恐怖片——《闪灵》，是老片子了，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你说名字我对不上号，这电影怎么了？”

“也没怎么，我就是看到四面都是雪山，忽然想起这部电影，《闪灵》的故事就发生在雪山里，情节其实很简单：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孩子，在一家四面雪山环绕的旅馆里当看管员，冬天大雪封山后，旅馆停业，就只有他们一家人住在旅馆里，旅馆闹鬼，有鬼魂一直蛊惑男人杀害他的妻子和儿子，其实是环境的压抑，使男人变得精神不正常了。这电影拍得真不错，讲述了幽闭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怎样一步步把一个正常人逼成精神病患者。”

吴小四缓缓点着头，感慨道：“孤独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

“那也不一定，我就不怕孤独。”这句话是从身后传来的，接着帐篷门帘被掀开，一个人走了出来，正是朱宇，他看向蒋小亭说道：“《闪灵》我也看过，气氛很恐怖，你别说，有些场景跟咱们眼前的处境还真有点像，只不过咱们住的是帐篷，不是旅馆。”

蒋小亭没接他的话茬，反问：“你也睡不着？”

“哪儿啊，我困着呢。”朱宇说着打了个哈欠，然后说，“这不快1点了吗，我出来接班。小四你辛苦了，进去睡吧。”

吴小四对他本没什么好感，也不客气，同蒋小亭道了别，径直钻进右侧的一顶帐篷里——他跟曹睿用一个帐篷，另外两顶帐篷分别住着两男三女，虽然没人会说什么，但那两对情侣还是不好意思公开混居。

“美女，咱俩再接着聊会儿？”朱宇眯着眼说，“就当帮我醒醒困。”

“行，聊什么？”

“接着聊《闪灵》吧，电影是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同名小说，你看过原著没有？”

蒋小亭点头，“只要是喜欢的电影，凡是改编的，我都会看一遍原著，《闪灵》的小说也蛮好看，不过我个人感觉，其实根本不用把旅馆写成闹鬼，就算没有鬼，一个人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待久了也一样会发疯的。”

“你是说，幽闭恐惧症？”

“对，不过光是幽闭恐惧症的话还好说，怕的就是引起一连串的并发症，如果长期得不到治疗，这些心理疾病最终会上升到精神层面，到时连生理上也会产生一些奇怪的症状，那就不得了了。”

“是吗？”朱宇微皱眉头看着她，“你好像对这方面很有研究。”

“研究谈不上，只是看过几本精神学的教材。”蒋小亭笑了笑，站了起来，伸着懒腰说，“好啦，不跟你闲扯了，我去睡觉，你自己撑一会儿吧。”

“好吧，明天我们接着聊恐怖小说。”

蒋小亭走后，为了打发时间，朱宇继续思考他们聊过的话题。他设身处地地想，假如自己被长期困在一家孤零零的山间旅馆或别的什么类似场所之中，远离人类，远离现代文明，每天只与鬼魂和寂寞做伴，自己最终会不会因为受不了这种压抑而发疯呢？

答案是肯定的，朱宇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在幻想世界中夸大自己。尽管他不清楚医学上衡量一个人心理素质好坏的标准，但是在这方面，自己毫无疑问只是个普通人，一般人承受不起的东西，放在自己这里也是一样。

起风了，朱宇挪了挪屁股，坐到吴小四先前坐过的避

风处，戴好防寒服的帽子，双手笼在袖筒里，望着夜幕下的雪景发呆。没多久，本已困倦的他便哈欠连连，上下眼皮渐渐合在了一起。

又一阵风吹来，带来两片雪花，落在他裸露在防寒服帽子外的鼻尖上，他却毫无知觉，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风势渐小，雪却越下越大。

3

轰的一声巨响，仿佛山崩地裂，惊醒了睡在帐篷里的众人。

坐在帐篷前守夜的朱宇第一个看见了那排山倒海的可怕景象。

“妹的，2012 啊！”他转身一把掀起帐篷，“快快快快跑！雪崩了！”

吴小四是第二个跑出帐篷的，循着轰鸣声响起的方向望去，闪现的第一念头还以为是山塌了，愣了半天才明白是雪崩，百来米外，银色的“巨浪”正铺天盖地地朝这边滚来。

什么都顾不上了，逃命吧。

吴小四夹在同伴中间往雪崩相反的方向跑了几十步，一回头，猛然发现周雪不在队伍里，沈川却在自己身后死

命狂奔。“周雪呢？！”吴小四一把抓住他，厉声问。

“后面呢，自己找去！”沈川挣开他继续逃命。

没有丝毫犹豫，吴小四折回头，赶到帐篷前时周雪正好出来，也许是受到过度惊吓，她双腿发软，站在那儿一步都挪不动了。吴小四忽然之间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上前一把将周雪横抱起来，扛在肩上，拼命朝同伴的方向奔去，身后轰隆之声不绝，听得人胆战心惊。

忽然间前面众人停了下来，曹睿洪亮的嗓门盖过了雪崩的声音，“谷口是下坡路，我们快不过雪崩的，快往对面山上跑！快！”

“谷口被堵住的话我们就出不去啦！”朱宇大叫。

“管这么多干吗，保命要紧，快点！”曹睿带头往对面雪山的方向跑去，众人只好紧随其后。

吴小四扛着周雪跑在最后，好不容易跑到对面山脚下，雪崩的巨响声已近在耳旁，吴小四使出最后一丝力气爬坡，迈到第三步时，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从后袭来，撞上他的后背，整个人直飞起来，落在十几米外的山坡上。幸好山上积雪深厚，爬起来时，除了浑身酸疼、嘴里吃了点雪，吴小四发现自己并未受伤。

“你没事吧？”

周雪木然地摇摇头，看样子也没受伤，但可能是被刚才那一幕吓破了胆，躺在雪地里半天一动不动。

沈川不知从哪跑过来，俯身抱起周雪，“宝贝，没摔着吧？”

接下来的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周雪抬手响亮地打了他一个巴掌，“现在叫我宝贝，刚才出事的时候，你跑哪去了？”

“我……我以为你在后面跟着。”沈川捂着脸，表情有些迟钝，似乎不敢相信刚才那一巴掌出自一贯对他温柔顺从的女友之手。

“是吗？”周雪瞪着他，语气冷若冰霜。

“真的……”沈川伸手想扶她站起来，被她甩开，“你走开，我不要你扶！”

蒋小亭这时走了过来，对沈川说：“你先一边去吧，我来陪她。”语气颇为轻蔑。沈川愣了一会儿，转身往坡上走去，忽然间又回过头来，吴小四发现他那阴冷的目光对准了自己，沈川咬牙说：“好，好，吴小四，你当了回英雄。”

“是你自己要当狗熊！”周雪这句话更刺激了他，沈川冷笑了一声，转身走远。

吴小四眼见蒋小亭扶着周雪站起来，看样子她的确没什么事，心才放了下去，开始想起别的事情，目光四下里扫视，随即大叫：“朱宇呢？”

“这儿呢，有事？”朱宇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发虚。

吴小四几步跨过去，抓住他的衣襟，怒吼道：“你他妈的不是值夜的吗？你瞎眼了，下这么大雪都看不见？！”

“这事可不赖我，我当时睡着了，你应该找沈川，早就到他值夜的时间了，但他没来叫我。”

沈川冰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也睡着了，不爽就过来打我一顿。”

吴小四还未搭腔，曹睿站出来打圆场了，“算了，事情都这样了，别怪来怪去的，咱们现在清点一下，大家身上还都剩下什么东西，这才是要紧的。”

吴小四一边摸着内外的衣兜，一边说：“好像什么东西都没带，去挖吧。”

“挖什么，现在营地上的雪最少有上百厘米厚，到处白茫茫的，连位置都找不到了，上哪去挖，就算找对地方，雪那么厚也挖不出来什么。”曹睿的语气十分沮丧。他的右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瑞士军刀来，“除了这东西，我什么都没带出来，包括 GPS、指南针、地图……全埋在雪下面了。”

“我也只剩下几样贴身的东西，钱包、香烟和打火机。”吴小四从衣兜里摸出这几样东西后，又摸出一部手机，冲大家摇了摇，无奈道，“这破东西，在这儿只能当手电筒用了。”他没说出绑在自己小腿肚上那把野战军用匕首，这东西眼下的作用可比手机大多了，他相信，在场